



死後

王暉日著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死 後

王 暉 日 著

上 海

現 代 書 局

1 9 2 9 .

1928 12 20 初版

1—1000册

1929 8 15 再版

1001—2000册

不准翻印

每册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

序

我的朋友L君在前敵死了，他死後什麼都沒有遺留，只在他的行篋裏檢出這一部剛脫稿的遺著。他這部著作共包含四篇短篇小說。他是和着血和淚，懺悔，勇猛，憤懣，仇恨種種心情赤裸裸地寫的。我不忍看牠埋沒了，故在這一九二八年的初期——中國革命的新階級的初期，把牠供獻給中國的革命的民衆，名之曰“死後”，並把我一九二八年元旦獻歲的詩寫在下面以代序：

你這司文藝的女神呵！

你快從你那權威的地位下來罷！

我們要粹毀你那迷惑人的聖像！

我們要抓破你那只取媚於少數階級的美
貌，

我們要打倒你那所謂“藝術之宮”的祕
奧！

我們要捶碎你那虛偽，文飾，貴族，豪侈，
慘酷，姦盜，輕蔑，麻醉，——一切一切的材料：

你這司文藝的女神呵！

你永遠沒爲我們歌過！

你永遠沒爲我們唱過！

你那美妙的音樂，永遠不合着我們的幸
福，

恰恰相反，——

只合着少數人的快樂，

這就是你的罪惡！

你這司文藝的女神呵！

你永遠沒爲我們呻吟過，

你永遠沒替我們呼號過，

任你怎樣的美妙，
任你怎樣的創造，
對於我們痛苦，哀告，
完全是隔岸觀火，
 恰恰相反——
你只貢獻了少數人的快樂！
這就是你的罪惡！

你這司文藝的女神呵！
 我們要詛咒我們的敵人！
你願意！替我們詛咒麼？
 我們要暴露一切舊勢力的，
 壓迫階級的罪惡，
你願意替我們暴露麼？
 我們要描寫我們的憤怒，仇恨，的情緒，
你願意替我們描寫麼？

你這司文藝的女神呵！
 我們有我們的歌者！

我們有我們的舞者，
我們有我們的藝術家，
我們有我們的文學家，
我們的歌，

你聽見了自然要駭詫，
我們的舞，

你看見了自然要驚訝，
我們的文學，藝術

自然也要會使你戰慄嚇怕！

你這司文藝神的女神呵！

我們的歌聲，雖然免不了粗躁——

在你的耳中，

但是這確是大多數人們——血汗橫流而
衣食無着的人們的情緒喲！

我們的舞蹈，雖然免不了狂跳——

在你的眼中，

但是這確是大多數人們——血汗橫流而
衣食無着的，人們的自然天機的流露喲！

我們的描寫，創作，雖然免不了平凡，庸俗——

在你的憎惡嫉妬中，

但是，這確是大多數人們——血汗橫流而衣食無着的人們的生活的活動影片喲！

一九二八，二，廿四。

死 後

目 錄

自序	1
回憶	1
飯碗	49
誤會	63
逃亡	97

回 憶

回憶是保守的心理，是不錯的；人生只有鼓着勇氣，向光明的，平等的，自由幸福的，極樂的世界努力奮鬥，更是對的。但人類的腦神經系，刻下了許多以往的印象，——可以說是“影片”，——在他生活的活動的過程中，往往波動了舊時刻下的印象，自然而然的就發生了回憶，——懺悔，悲哀，慚愧和趣味種種。這種回憶，無論是偉大的思想家也罷，社會的革命家也罷，民衆的領導者也罷，都是不能免的。而且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以及歷史傳記，大半皆是回憶的產物，回憶的描寫，記錄，敘述。我既不是

偉大的思想家，也不配稱爲社會的革命家，更不配稱爲民衆的領導者，征戰歸來，斗室獨坐，腦子裏當然常常浮泛着舊時的夢痕，前塵往事：

“記得蓬來路，
端是舊曾遊，”

回憶呵！回憶！

“將軍百戰死，
壯士十年歸，”

回憶呵！回憶！

“我們的熱血流了多少！”

回憶呵！回憶！

“手持鋼刀九十九，
殺盡冠讎方罷手！”

回憶呵！回憶！

向前一想，我們有偉大的政治理想，社會理想，黃金的時代，終會在我們奮鬥成熟的日子實現，我們常常懷着這種希望，便與我們以無上的安慰；但是有時向後一想，從前種種，忽而心曠神怡，忽然肉麻心跳，忽而義憤填膺，忽而內疚神明，深深懺悔，

這一回憶，可以使沒志氣的，脆弱無力的人灰心短氣，脫離人生奮鬥的陣線，然而也可以使意志堅強，思想偉大的惕勵憂勤，越發猛勇精進。特分慚愧，悲哀，懺悔，趣味四章，敘述我的回憶。

壹 慚愧的

一 拜老師上

前清最風行的是拜老師。因為拜了老師，就有了弟子的資格，趨承一切，苞苴夜進，賄賂公行，遂得夤緣趨附，發財升官。我小的時候，家裏因為祖父和父親都在稅關擔任職務，少不得要和關中有勢力的往來。一個姓G的經制，他本和祖父很好，但是他的兒子，真是個混蛋，鎮日價只知吸鴉片煙，或是畫一點臭畫，父親要我拜他做老師，我那時也不曉得拜老師有什麼意義，只覺得拜了老師以後，時常到他公館去坐着，在那兒吃飯，他也很親近，但是心裏總覺有點慚愧。

二 拜老師下

頭一次拜老師，我還小，不過十二三歲光景，不

曉得什麼作用；但是到了我中學快畢業，趕到省城進陸軍學校的時候，已是十九歲了。那時已經有了經驗，曉得拜老師是一個進階，所以一到省城，就跑到那個陸軍學校的提調秋少華，秋知府那裏去拜見。秋知府本是我們中學校的總辦，在當時，是頂刮刮的老師了，這並不要重新一拜，只是拿帖子去謁見，就得了。

秋知府雖然很好，但是要想把帖子通報上去，却非走他的“爺們”手裏過不過。在他們當爺們的，覺得我是洋學堂的學生，老爺是一向尊重洋學生的，對我自然和對付那些左雜，候補小老爺們上衙門的，客氣多了；我當時也覺得有個知府老師，替我做靠山，到還不錯。所以到省以後，打通了秋知府的爺們，見了秋老師說明來意。秋知府滿口答應，說道，你現在不要進別的學校了，我正在這兒辦陸軍學堂，就在這兒當學生罷。

原來，那時省城高等學校，請了一位中西匯通，大大有名的學者年進德做監督，我們老早慕名要到省進高等學校，後來又因為我們中學校裏添招

新生，新生進來，沒有英文教習，英文教習就保薦我和一個同學，以高材生的資格，代他教授，新生不願意起了風潮，我和那個同學乘此機會，就離開中學校，到了省城。那曉得到省之後，老年已被省中一班學界的“遺老”（姑借此兩字以名之，自知不妥。）一個風潮，把他趕走，我們便大大地掃興，打消進高等學校的念頭，進了秋知府所辦的陸軍學校。當時秋知府是督練公所提調，兼辦陸軍學校，後來教練處把他收回去，由教練處總辦直接管理。這個總辦，本是一個陸軍學生出身，又帶過新軍，為人總算是比較好的。論理他既是我們學校的總辦，當然就是我們的老師了，但是這太普通了。學生好幾百，人人都叫他老師，這種關係太泛泛了，將來畢業之後，他還不是和其他同學一樣地看待我們。好不好，總要和他更親密切近一點才好，那末，只有拜老師遞門生帖子了。當時拜門的還有一個同學和我一齊，他自然也是和我同心的了。門生帖子送了去以後，第二天晚上，我們倆兒便在學校裏請了假，偷偷地跑到總辦的公館裏，去拜謁，總辦因為有人拜他

做老師，很歡喜，帖子一上去，馬上就請見。

不知怎的，這一次拜老師，和從前拜老師見老師大大的不同了。見面之後，我便渾身亂戰，說話也說不出來，想勉強支吾幾句，竟是無效。終局，一句話也沒說，嘴裏只是打哩囉。這種神態，究竟還是嚇怕呢？還是慚愧呢？當時沒有明白，直到現在還沒有明白。幸虧我那個同學是久有經驗的了，一點也不缺場，他算替我擋了一陣，不然，更要丟臉！

三 考試上

十七歲的時候，到縣裏去考試。我也學着別的考生帶夾帶。帶在什麼地方好呢？只有兩處，危險較少，可以避免院差的注意。那兩處呢？一處是褲襠裏；夾帶藏在這裏，固然是，假使查了出來，犯了褻瀆聖教的大罪，冒險真有點冒險，但是誰注意到這個地方？所以我竟大胆把父親積年在窗下手抄的米粒大字的文章稿子，塞在那裏去了。還有一個是大帽沿裏。我的個兒高，大帽沿裏面，沒有人能看見，而且上面有紅纓子遮蓋住了，誰又注意到這裏？於是我把那其餘的一小部分夾帶，放在那裏了。我

於這些夾帶，毫無成心，並不是愛之則欲加諸頂上，惡之便欲置諸袴下，但是褻瀆尊聖之罪，知所不免，慚愧慚愧！

四 考試下

在省城考法官養成所，其時已經在辛亥武昌起義前一月了。省城一個紳士，名叫朱士雨的，是個候補道。他辦了一個法官養成所，他的兒子和我相熟，慫恿我進他的養成所，我就馬馬虎虎地報名投考了。但是考試這一樁事，我聽了頭痛，他格外體貼我，和我約好，說是考的時候，他把解題和題目的要義查了出來，從外面傳遞給我，我便欣然承諾。

考試的那一天早上，朱士雨全身禮服紅頂花翎，補掛朝珠，馬蹄袖，薄底靴，幾根八字鬚，紅翡色的胖臉，擺出他那法官的模範來，點名，領卷子，找座位，看題目。老實說，題目我真不懂，據說是易經上的。倒霉！我那年考院考的第三場覆試挑堂字號的題目，也是易經上的，幾幾乎錯了題解誤了功名；這次冤家路窄，題目又是易經上的，我這時在那咀咒小朱了，朱士雨的兒子，你這小雜種！爲什麼教老

子上當！現在不理我了！其實是怪錯人了。不多一會，他裝着監場，走到我面前，丟了一個紙條兒給我，我接到紙條喜歡了。拿起筆來，一揮而就，一篇文章成功了。連忙又替我的朋友，搶了一篇。第二天發榜，我取了第一，我的朋友也取在前十名，朱士雨批我的文章道：“元箸超超！”

哈哈！“元箸超超！”

五 衣食住

我們的衣是誰織給我們的布？

我們的屋是誰造給我們住？

我們的飲食，是誰的血汗拿來給我們享幸福？

不是我們的兄弟，

不是我們的親戚，

不是我們的父，

也不是我們的母。

是誰？是誰？

誰也曉得他們是誰！

慚愧！慚愧！